

莉萨·杰克逊浪漫悬疑小说系列

FATAL BURN

致命烈焰

[美] 莉萨·杰克逊 著
翟宇卉 译

一个罪恶的幽灵
一个神秘的图案
一组谜样的数字
隐藏着天大的阴谋

情感纠葛，用烈焰掩盖真相
真相大白时，问号成了感叹号

安徽文艺出版社

I712.4/362

2008

FATAL BURN 致命烈焰

[美] 莉萨·杰克逊 著
翟宇卉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命烈焰(Fatal Burn)/(美)莉萨·杰克逊著;翟宇卉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8.5

(莉萨·杰克逊浪漫悬疑系列)

ISBN 978-7-5396-2974-2

I. 致… II. ①莉…②翟…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9163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00513

FATAL BURN by LISA JACKSON

Copyright: © 2006 BY LISA JACK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致命烈焰(Fatal Burn)

[美] 莉萨·杰克逊 著 翟宇卉 译

责任编辑:欧子布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26

字 数:400,000

印 数:8,000

版 次: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96-2974-2

定 价:38.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鸣 谢

你们应该听过“养育一个孩子得集全村之力”的谚语——是的，我也这么认为。而且有时候，写一本书也得“集全村之力”，至少写这本《致命烈焰》是这样的。我的家人和朋友，以及负责调研营销的工作人员都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他们非常了不起。首先我必须感谢我的姐姐南希·布什，她事无巨细，全盘负责——包括编辑、宣传和账务，应付家庭“危机”，接各种电话，与此同时还要创作她的下一部小说《铁青色》。其次，我要感谢长期以来的陪伴我的凯西·贝克，她一直满怀热情地帮我推销小说，也成了我的知心朋友。当然，我也不会忘了肯星顿出版公司的杰出团队，谢谢你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公司所有部门的同仁们工作都十分辛苦。

下面我要感谢的人对《致命烈焰》的创作和出版也至关重要，他们是：凯莉·布什、肯·布什、艾瑞克·布朗、马修·克罗斯、丹尼尔·凯切、玛丽莲·凯切、迈克·凯文诺、肯·麦勒姆、罗兹·诺南、戴伦·福斯特、鲍勃·奥克诺、凯西·奥克诺、贝蒂·皮德森、杰克·皮德森、莎莉·彼得斯、杰夫·罗森伯、罗宾·鲁、沙曼莎·桑提斯蒂文斯、约翰·斯考格纳米格里欧、迈克·塞德尔、琳达·斯帕克斯、拉里·斯帕克斯、西里亚·斯丁森和马克·斯丁森。

如果我不慎遗漏了哪位，请接受我真诚的歉意。



楔子

时近深秋，依然燥热。

加州圣塔卢西亚附近的森林。

三年前。

他迟了。

他撇了下手腕上的数码表，表盘一下亮起来，在漆黑的夜里闪着骇人的光。

十一点五十七分。

该死！

他没法按时到了，别人一准会注意到他，这后果他可承担不起。

他加快了脚步，沿着崎岖不平的路面小跑起来。他穿越山上低矮的树丛往下坡跑，那里是一片蛮荒之地，远离人类文明。

也远离人们的察觉。

夜晚的各种声响直往他脑子里钻：暖风中秋天的树叶沙沙作响；小树枝被他急速的脚步踩得噼噼啪啪；还有他自己剧烈的心跳，在怦怦声中把肾上腺素输送到全身的血管中。

他瞄了眼腕表，显示已是午夜时分了。他咬紧了牙关，汗流浹背，神经紧绷得像刺客手中的绞绳。

慢点！别像头受伤的公鹿在灌木丛里乱窜，别让人发现！迟几分钟就是

了，总比笨手笨脚地弄出声响坏了事好。

他停了下来，大吸了几口气，闻到了极度干燥的森林里的气味——干得简直一点就着。被黑色衣服包裹的身体全是汗——因为这闷热的夜晚和一路的奔波；因为某种期待；还有，恐惧。

他甩了甩流到眼睛上的汗，长吸了几口气，让自己镇静下来。集中精神。集中。别疏忽大意，今晚决不能出错。

附近某处有只猫头鹰轻声地叫着，他觉得这是个预示，一个好兆头。所以关于迟到，他能处理好。

他希望如此。

他的心跳放缓了些，他伸手在紧身夹克的口袋里摸索，找到了滑雪面罩，迅速套在头上，调整洞眼的位置好让眼鼻露出来。

他朝低处望去，看到了一点闪烁的光，接着，又是一点。

是手电筒。

他们正在集合。

他的心跳差点暂停了。

但没回头路了，现在无路可退。他跟其他人一样，都做出了承诺。他也和其他人一样，有可能会被抓住，但他们都甘愿冒这个险。

他继续顺着斜坡往下跑。

一轮满月当空，越升越高，他终于在天然橡树和松树林中跑完了最后四分之一英里路程。为了能缓口气，他最后还在小路上绕了个弯才来到空地上，另外四个正在那等着。他们打扮得跟他一样，一身黑色，脸上蒙着深色的滑雪面罩。他们站在那，各自与他人保持大约三英尺的间距，等他加入就能构成一个圆圈了。他站到自己的位置上，感觉到那些隐藏在夜幕里的眼睛都在盯着自己。

“你迟到了。”一个严厉的声音低声说道。个子最高的那个人正盯着他。是首领。

他全身肌肉紧绷起来。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任何理由都不会被接受。

“决不能有任何差错。不允许迟到！”



他又点点头,接受斥责。

其他人仍盯着他——他违反了纪律。而他却一动不动,眼睛直视前方,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他们最后又将注意力转向了首领。首领的个头比其他人都略高些,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力量,一种威猛的感觉,仿佛告诉你他既让人尊敬,也令人畏惧。

“我们开始。”首领继续说道,态度稍微缓和了些,至少当时是。他看了大家一眼后,蹲了下来。他咔的一声打着了打火机,点燃了一堆小树枝,树枝一下就烧着了,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

小小的火苗向预先摆好的路线蹿开了。风中飘散着煤油燃烧的气味。燃烧的树枝显现出一个尖角的形状,另一个尖角也随着烧了起来,空地上出现了一个炽烈燃烧着的五角星形。

“今夜一切都将结束。”首领立起了身子,站在五角星的角尖处。他们每个人分别站在一个角旁,靴子紧挨着腾腾的火苗。

“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

“一切就绪了?”他右手边的人尖声问道。

是男人还是女人?

他分不清。

“是的。”首领扫了一眼手表。从他的语气中听得出满意甚至是骄傲,尽管他的声音还是让人分辨不清。“你们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今夜雷恩·卡尔莱尔将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今夜是他的死期。”

迟到的这个人,心一下子揪到了一起。

“等等!不!一定是弄错了。”队伍里的一个人脱口而出,似乎出于一种突如其来的负罪感。或者是个女人?持反对意见的这个人是他们当中最矮的一个,穿着宽大的衣服足以掩盖他的身形。他一直在摇头,仿佛是同自己的道德观作着抗争。“我们不能这么做。这是杀人!是谋杀!”

“已经决定了!”首领态度坚决。

“一定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来解决。”

“计划已经在进行当中。没有人会发现。”

“我刚刚说了,已经决定了。”首领语调严厉而冷酷,看他是否还敢继续

辩驳。

所有的人都看着这个大胆的反驳者，他缩了缩肩，很快就放弃了自己的立场。他无能为力，只好不再辩驳。

“很好，现在我们保持一致了。”首领朝他看了眼，然后跟大家简单说了下如何干掉雷恩·卡尔莱尔的计划。

大家都明白了，没有人发问。

“意见都统一了吧？”首领问道。大家都点头表示同意，除了刚刚那个反驳者。“统一了吗？”首领再次厉声问道。他不再试图抗议，一下子捂住自己的嘴巴，生怕再说出一个反对的字眼。

首领用鼻子喷了喷气，很满意的样子。他的目光从反驳者转移到其他人——他们还都站在五角星的每个角尖上——接着目光再次定格在迟到的那个人身上。

是因为他过了十二点才到，比约定的时间迟了那么几分钟？还是因为动物本能的一种怀疑？他感觉到了首领目光的分量和压力，他迎着这种凝视，坦然面对。

“你们都知道自己的任务。我希望你们都能顺利完成，不出任何差错。”没有人出声。“出发！”首领命令道，“单独行动，从各自来时的路走，不允许和别人交谈。”

火焰沿着五角星的形状开始蔓延，找寻着别的可燃物。五个同谋者转身离开火堆，消失在树林中。

他也遵从命令，迅速转身离开，全然忘了自己紧张的心跳和汗湿的全身。他心里其实七上八下，神经高度紧张。他朝山上跑去，一边有些冒险地回头瞟了一眼，想听到些什么，却只听到自己大声的喘息还有山风掠过树梢的哗哗声。

只有他一个人。

没人跟着他。

没人会知道他的计划。

远远的山脚下那片空地上火势开始蔓延，火苗燃蹿着吞噬了夏日的枯草向周边的灌木烧开了去。

他没多少时间了。但他还在等待，仔细扫视着山脚处，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了。终于他听到了远处传来引擎发动的声音，差不多过了一分钟，又有一辆什么车发动了。

来吧，来吧。他一边思考着一边看表，嘴唇紧咬。最后终于模模糊糊听到了第三辆车的引擎声，消失在远方。很好。

他等着第四辆车的发动。

过了一分钟。

他掀开了面罩抹了把脸，又小心地套了回去——以防万一。

又过了一分钟。

他妈的怎么回事？

他感觉脊背发凉。

不要慌，再等等。

但怎么会这么久？应该每个人都急着逃啊。他在树林间注视着，火势越来越猛，很快就会有看到去通知别人。

妈的！

或者是首领改变主意，觉得过于冒险；还是他的迟到比他预计的还要严重，甚至身为秘密组织一员的首领正在跟踪他，已经包抄过来。

他拳头紧握，精神高度集中，在黑暗里搜寻着。

别坏了事，还有时间。他又看了眼表，快十二点半了。山下的火还在四处蔓延，噼噼啪啪地烧到了山脚低矮的树丛。

他竖起耳朵听着，烟不断地往他鼻孔里钻。刚刚听到的是不是汽车发动的声音？

五分钟过去了，他站在那儿，浑身是汗，肌肉紧绷，随时准备行动。

居然还是什么动静都没有。

妈的！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他决定冒个险。他动作敏捷，又沿着原来的踪迹向高处跑去，跑向平常少有人走动的搬运木头用的小道。心脏仍在剧烈跳动，身上的筋络结着，扭得啪啪响。他沿着山的一边跑，浑身肌肉跑得酸痛不已。终于他看到了前头的崖谷，这是山腹里自然割裂出一道深渊。

接近了，还来得及。

他毫不迟疑，找到了早些时候他用来搭桥的那棵大树，小心地踏过粗硬的树皮和纷乱的枝丫，想到达崖谷的另一边。山下的火仍在肆虐，火光亮得炫目，浓烟冲向深沉的夜空。

赶快！

走到尽头，他跳下了树桥，又踏上另一条小径，径直走到一块跟人差不多大的石头跟前。

再往山上走了五步，他找到了那棵树，树干被雷电劈成漆黑的两半，整整齐齐，毫无偏差，简直是上帝他老人家的杰作。

劈开的树干下正是他的猎物。

猎物的手和肘都被捆了起来，绑在树的一边，嘴巴被布带勒着——他的阶下囚正等着在。

他打开手电，发现那个人手腕血肉模糊，绳子都陷进了肉里，看来是试着逃跑。

没用。

“消息正确，”他对他说道，被绑的那个人眼睛睁得溜圆，汗顺着脸往下淌，疯狂地盯着他，似乎希望他能解救自己，“他们想见血。”

被绑的这个人喉咙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

“你的血。”

俘虏开始猛烈地挣扎，想要摆脱绳子的束缚，而他心中涌起一丝怜悯，不过，也只有那么一丝而已。俘虏的喉咙发出的声音大了起来，他明白他是在为自己这条可怜的性命求饶。

俘虏疯狂地摇头。不！不！不！似乎是哪出了大错。

但这发生的一切自有其正义所在。他感觉到血管中有一丝暖意在延伸，即将发生的事情让他兴奋不已，肾上腺素也大量分泌。他慢慢地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抖了一支出来，随意地塞到嘴里，那个被绑着的可怜虫恐惧地看着他。

“哦，是的，他们今晚绝对要雷恩·卡尔莱尔死。”他说着打着打火机凑向万宝路香烟的一头，用手圈住另一头。烟燃了起来，发出红红的火光。他

很享受地深深吸了一口烟进去,感觉它环绕着盈满自己的肺部。

俘虏眼睛睁得大大的,身体拼命扭动,却是徒劳无益。他恐惧的尖叫声被闷住了,血液汨汨地流过跳动着脉搏。

“你知道什么?我也希望他死。但不是那样死,照我的方式、我的目的来更好。”想到雷恩·卡尔莱尔的死,想到他的死会带来的一切,他感觉到了一种平静。

俘虏的身子疯狂地挣扎扭动着,口中似乎在谩骂和诅咒而不是求饶,或是出于恐惧地尖叫。像头受伤的野兽,他拼命往外挣脱,想把绳子扯松,似乎这样能获得些许自由。

太迟了。

木已成舟。

他又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注射器,把烟叼在唇间,他腾出手来推了一下针管,一些透明的液体喷射出来。

看得出那个俘虏已经恐惧到了极点,但这样也没用。他有些局促,但并不影响他把针头插进他的裸露着的胳膊,药效很快就会发作了。他往后站了站,他的俘虏眼中满是泪光,挣扎的动作也缓了下来,他不再想要挣脱绳子,只是抬眼,绝望而愤恨地看着这个折磨自己的人。

到时候了。

“一路好走。”他轻声说道。他把还在燃烧的香烟弹了出去,落到了干燥的林地上。松针很快被烧着了,地上的枯叶和干树枝也烧了起来。通红的火苗按预先铺好的路径围着绑缚着他的树干蹿开了。

火苗啪地燃着了小树干,又烧着了一片干苔藓。

烟缓缓飘散到空中,整棵树已经被大火吞噬。

“对不起,卡尔莱尔。”他摇了摇头说道。被绑着的那个人几乎不能动弹,但仍想要挣脱绳索。那些绳子是用天然纤维编织的,和他身上穿的衣服材质一样,只会在火中化为灰烬,就算是警方化验也查不出来。因此他被捆绑的痕迹根本看不出来,即便是置他于死地的针剂也会蒸发掉,难以觉察。

他退后了几步看着他的俘虏,他几近被高蹿着的火苗完全吞没。“我无能为力,”他的话语中带着些许的满意,“你现在玩完了。”



第一章

三年后

“救救我！”她呼喊着重，但却出不了声。

她奔跑着，腿重得像灌了铅，由于恐惧，她顾不得浓烟和高热，拼命往前跑。她周围树林里的一切都在疯狂地燃烧。灼热的火焰骇人地腾蹿，直冲云霄。浓烟直呛她的喉咙，滚烫刺鼻的热浪直刺鼻子，肺部灼痛，眼睛熏得直掉眼泪，身上也烫起了不少水泡。

烧得焦黑的树枝不时地落到她身旁，噼里啪啦地迸裂飞溅。早已炙烤多时的地面上落满四溅的火星，有的还溅到她皮肤上。

哦！上帝！哦！上帝啊！

这简直是摔入地狱之门的情景啊。

“救命！”她又尖叫着呼喊，但是声音全堵在了嗓子眼，唇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求求你们了，谁来救我！”

除了她自己，没有别人。

这次没人来救她。

就连每每听到呼喊就迅速赶来帮她的兄长们，现在也救不了她。

哦，上帝啊！

快跑！妈的！跑！快跑出来，谢依，快！

她拼命往前跑，跌跌绊绊，连滚带爬着。大火像头燃烧着的暴怒的野兽，呼出的气炙烤无比，灼热的四肢直扑向她，要将她包围，把她吞噬。

就在地认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刚才还在疯狂肆虐的大火一下子缩了回去，消失了。浓密的黑烟化作厚重的白色雾气，脚下是一片余烬，鼻孔中全是肉体燃烧的气味，而整个林地成了一大片死沉沉的荒原。

到处是尸骨。

成堆成堆烧焦的或是尚露白色的尸骨。

动物或人的尸骸，星星点点落满了灰烬。

有猫的，狗的，马的，也有人的。

在她的脑中，这些尸骸都是她的家人，尽管有些只剩下了骨头，分辨不清，她努力辨认着每一张脸。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她的孩子。

不！不！不！

这些不过是些尸骨。她一个也不认识。不会是他们的。

死亡的气味和刚刚退去的大火灼伤了她的鼻子。

她试图后退，想逃走，但她一动就踩到了四处散落的骨头。她摔倒了，骨头在她身下碎了。她发疯地乱抓，想要站起来，想要跑开，远远地离开这一堆厚厚的吱吱作响的尸骨。

呜！

突然响起了鸣笛声，似乎是远处传来的。

她心里惊了一下，有人来了。

哦，救救我吧。

她转过身，看到有具尸体在动，奇形怪状，烧得只剩半边的脸向她看着。烧焦的肉还挂在脸颊边，头发都烧焦了，眼睛陷在眼眶里。她认得出那是眼睛，是她深信并深爱过的那双眼睛。那双眼睛就那样盯着她，闪着晶亮的光，像是对她所犯的罪行的无声控诉。

不。她脑子乱了。不，不，不！

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活物？

她大叫着，却仍出不了声。

“谢……谢……谢……依。”她丈夫发出嘶嘶的声音，像是从脑子里传出来的，恐怖极了，尽管周围仍然灼热，她却起了鸡皮疙瘩。“谢……谢……谢……依。”他的脸还有点形状，焦黑的肉填在脸框里，有些越过骨头，堆在外

面，鼻子烧得只剩下鼻孔处的软骨，深陷的眼睛死死盯住她。

她试着想逃。

呜！呜笛声。不，是电话铃，她的电话。

谢依起身坐在床上。背上淌着汗，心脏急速地跳动。天很黑，她一个人蜷缩在小屋的房间里。抽泣了一会后，她觉得有种轻松的解脱感。是做梦，不过是个梦而已。不，是个可怕扭曲的噩梦。

她的狗在旁边的地板上哼哼唧唧，一副满足的样子。

电话铃又刺耳地响起来。

“圣玛丽、约瑟夫和耶稣呀，”她咕哝着她妈妈的口头禅——别人突然造访时她总会这么说，“我这是怎么了？”她理了理眼前的头发，无力地吐了口气。房间很热，夏日的空气中一丝风都没有。起身离开湿漉漉的床单，她深深地嘘了口气，倒像是刚跑完马拉松。

“一个梦，”她提醒自己，突然觉得一阵头痛，“又是一个该死的梦而已。”

心还在怦怦跳，她抓起听筒放在耳边。“喂？”

没人应答。

电话的另一端沉默着，然后好像有轻轻的呼吸声。

她看了眼旁边的电子钟，十二点零七分。时间是红色数字显示的，字很大，她不戴隐形眼镜也看得清。“喂？”

她突然完全清醒了。

她迅速打开旁边的台灯。夜这么深了，谁会在这个时候打电话？她妈妈常怎么说来着？过了半夜准没好事。她心里紧张起来，想到了父母亲痛苦虚弱的样子。发生什么事故了？家里有人受伤了，失踪了，或者更糟糕？

“喂？”她声音大起来，接着意识到如果真有什么问题，警察或是她的兄弟们打来电话，肯定会立即说话的。“你是谁？”她问道，心里想着是不是有人打电话搞恶作剧。

和以前一样。她想起来上次这么恶作剧来着的时候，身子缩在了一起，突然觉得冷飕飕的。她记得原来上高中时常常玩打电话打扰别人睡眠的游戏，深夜里给陌生人打电话，然后说些吓唬人的话。

想起来遥远得似乎是上辈子的事情了，可现在，今晚，握着这该死的听

筒,她可没心情玩这种学生时代的愚蠢游戏。“听着,你要不说话,我就挂电话。”她还能辨得出电话里微弱的呼吸声,听上去有点粗还带着点兴奋。“好,乐你的去吧!”她重重地挂了电话。“恶心。”她低声嘀咕了一句,虽然这通电话把她从那个糟透了的噩梦中叫醒,她可一点不觉得高兴。

该死的噩梦那么真实,那么深刻,那么讨厌。她到现在还在出汗,皮肤还在到处擦碰,刺鼻的烟臭仍然堵满她的鼻孔。她抬手挡了挡眼睛,缓缓地舒了口长气,尽量不去想那些画面。不过是个梦,没什么,她对自己说。她又伸手够着了话筒,检查刚刚的来电显示,最后一通在十二点零七分,居然没有显示,没姓名,没号码。

“真是让人惊讶。”她咕哝着,尽量去缓解自己的不适。不过是些无聊的小孩随便乱拨号码,想看别人的反应罢了。对吧?她盯着电话,眉头皱了起来。还会是谁呢?

她床边的破毯子上的狗又低低地叫了一声。她的狗叫可汗,是澳洲牧羊犬的混种,从它带斑点的皮毛和不太协调的眼睛还能看出来一点原来的血统。它满怀期望地抬头看着她,尾巴哗哗地在地板上扫来扫去仿佛希望主人能允许自己跳上床去。

“你疯啦?”她一边问道一边侧身用手去挠可汗的一只耳朵后面。“半夜了,我们俩都得睡觉,别想着上来玩啦。好不?我得治治这头痛。”她起身下床,光脚走向浴室。

当她走进狭小的浴室,她听到了可汗嗖地一声跳上了床。“下来!”她命令可汗,然后打开了灯。他听见狗又跳到了地上。“不错,可汗。”

你可是个驯狗师啊,她一边想着一边把脸上的头发撩开,手里捏住了一把卷发。你能训练搜寻犬和救援犬深入受灾地区、着火的大楼甚至下水,却没法让那只笨狗不往床上跳。

她靠在洗脸台边,腾出一只手拧开水龙头喝了几口水,让凉水冲她发红的皮肤,残留的噩梦还在她脑子里的某个角落燃烧着。

别去那儿!

雷恩已经死了三年了,当时她被告与此有关,之后控告又被撤销。“都过去了,都好了。”她喃喃地说道,一边从架子上抓了条毛巾擦了擦脸和胸口。

至于那些噩梦，她的心理医生曾经向她保证，也会随着时间过去的。

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她趴在洗脸台上看着镜子，镜面后就是医药柜。镜中的她眼中布满红血丝，眼眶下是深深的黑眼圈。红褐色的头发乱蓬蓬地卷曲着，一看就没睡好，一副乱糟糟的样子，头发也湿乎乎地贴在皮肤上。布满纹路的嘴唇上咬出深深的痕迹，眼角爬满了一道道细细的皱纹，这些都源自她的焦虑。

“天使的面孔，魔鬼的心肠。”她的哥哥奈维尔曾在他们大吵一架后这么说她。当时她差不多十四岁。

今晚可不是。她心里有点酸酸的。她从开着门的橱里抓了条浴巾，在水里浸了一下，擦了擦皮肤。

奈维尔。她还是非常地想念他，每当她想起奈维尔，胸中那个痛苦的结就缠得更紧些。严格说来，奈维尔比他的孪生哥哥奥利弗要晚出生将近七分钟，因此他在年纪上同晚他们两年出生的谢依最为接近。谢依是派特里克·弗兰奈里和玛琳·弗兰奈里夫妇俩六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虽说奥利弗和奈维尔才是有所谓“心电感应”的双胞胎，但谢依却觉得所有兄长中，只同奈维尔特别的亲近。

她希望奈维尔现在就在这里。他会揉着她的头发，微微地笑着跟她说话，“你担心过头啦，谢依，不过是个梦嘛。”

“还有个电话，”她会这么回答，“一个奇怪的电话。”

“只是打错号码了。”

“半夜里？”

“嘿！不是世界上所有地方都是半夜啊？冷静点啦。”

“没错。”她自言自语道，她也准会这么回答他。她又把毛巾洗了洗，挤干了搭在脖子后面。噩梦导致的头痛，在她的头骨里乱撞。她在药品柜里找到了一瓶布洛芬，倒了两粒在手掌心，从龙头上喝了一大口水，把药丸吞了下去。她在镜子下的架子上看到了一瓶安眠药，还是布里南医生三年前开给她的。她想着要不要也吃上两粒，但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她可不想明天早晨——不，应该是今天早晨——一副摇摇晃晃、神志不清的样子。她还有好几个安排好的新犬训练课程要参加，还要为她的新家，一个更大点的农场

签署些文件。虽说还得有好几周才能搬过去,但合同得签了。

想起她要买下的这份产业,她突然觉得一阵刺痛。就在上周,她沿着农场外围散步时,觉得好像有人盯着她,似乎在黑色橡树满是结疤的树干后躲藏着看不见的眼睛。连可汗那天都有些心神不宁,神经紧张。

别想了。她在心里暗暗指责自己。同她训练的别的狗不同,可汗并没有什么敏锐的洞察力。没人跟着她,也没人观察她的行动。看在上帝的分上,她可不是在什么恐怖电影当中啊。没人躲在环绕着农场的浓荫蔽日的树林里,也没有什么坏人躲在附近山坡上的岩石丛里偷窥她。那儿除了她,根本没别的人。

她只不过是有些烦躁,毕竟买下这个新地方得搭上她所有家当,焦虑固然是有理由的。她的兄长们都反对她的计划,都毫不隐讳地指出她的计划是个巨大的错误。

“这可不是爸爸想要的。”希上次路过时说。他当时站在门廊里抽着香烟,黑色的头发在路灯下有些发蓝,他看着她,像是看着一个丧失理智的人。“爸爸一辈子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善于投资。他可不希望看到你把自己的那份子钱浪费在这么个开垦过度的破败农场上。”

“你都还没见过那个农场,”她较上了劲,毫不让步,“你别老在那絮絮叨叨的,爸爸一向相信我的决定。”

希深沉地看了她一眼,似乎意味深长,他狠狠地吸了口烟,那样子让谢依觉得希认为她从来都不了解爸爸。

“爸爸一直都支持我。”她支支吾吾,说得有点不自信。

“我只是告诉你而已。”他喷了口灰色的烟圈,把烟蒂丢到将谢依的屋子同谷仓还有外屋隔开的土堆上。“当心点,谢依,当心你的钱,还有你自己。”

“你到底什么意思?”

烟头没有完全熄灭,还冒着一缕细烟。

“只是你有时候太冲动了。”他昂着头冲她眨眨眼,“你知道,这是弗兰奈里家的诅咒。”

“别跟我提那个。那是我听过最没谱的事——妈妈不过用这种方式报复爸爸而已。弗兰奈里家的诅咒?得了吧,希。”